

天狼系列之

合劍

上

金庸
千羽

远方出版社



《三合剑》内容提要

名震江湖的“盘龙大侠”为避仇离家迁居王台上下，过着恬静的田园生活。因其厌恶江湖仇杀，仅让其子赵玄龙精练棋、琴、书、画，没有传授他武功。但仇家“龙虎头陀”千里寻仇，风波乍起……

文弱书生赵玄龙因家毁亲离，亡命江湖，求习绝世武功，幸得丐帮帮主“摄魂叟”及高僧“清净上人”等武林侠义之助，拜武林百年隐侠“三白老人”为师，得师姐白男男芳心，习得“降龙伏虎拳”和“玖离神功”。师姐弟伏剑走江湖，伏魔卫道，荡除武林邪恶，手刃亲仇“龙虎头陀”伏法。

五台山因五峰耸立，少林木，状若垒土之台而得名。内典称之为清凉山，道经则曰紫府山。山在山西五台县东北，龙泉关的西北偏西，是五台山和太行山脉的交叉点，为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

在五台山的南麓，有个名叫太平庄的小村落，村中居民不满百户，由于民风敦厚，与事无争，生活过得相当安宁平静，该村紧傍五台山脚，沿山脚西行里许，有一座普渡寺，庙内方丈清静上人和村中大户赵吟秋赵大官人是莫逆异常的方外之交，二人时相往返，不是清静上人来看望赵大官人，就是赵大官人去拜访清静上人。二人见面，除了吟诗品茗，煮酒下棋外，偶尔也相互参禅机，悟求清趣。

有一天，赵大官人闲来无聊，一人在书房内打着棋谱消遣时，忽见家人来福掀帘进来躬身禀报道：“禀大老爷得知上人佛驾莅临。”

赵大官人闻报，脸上立即露出无限的快慰之色，忙不迭地吩咐道：“请，请，快请。”

赵大官人说完推案而起，快步出迎，赵大官人刚刚

走出书房门，前厅上就传来一声清越宏亮的佛号：“阿……弥……陀……佛……老僧又来打扰施主了。”

语音未歇，一位着月白僧衣，慈眉善目，身材修伟，满面红光的僧人已然步履安祥地经侧院向书房而来。

赵大官人连忙迎上去说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如泡影如露亦如电。……哈哈……有相皆幻，色即是空，上人何打扰之有？”

清净上人哈哈笑道：“住心于一境，冥想妙里，心地定慧，一切众生后具真觉性，官人近来对禅理确是大有心得了。”

赵大官人一面肃客，一面谦逊地笑道：“见性成和，不立文字，还不是训海有方么？”

二人谈笑着走进书房，家人早将香茗泡好端上。

上人坐定，偶而瞥及桌上的一盘残棋，笑着问道：“玄龙小官人何故回避老僧？”

赵大官人惊异道：“小犬在后院习经，这半日未来前院，上人何出此语？”

清净上人手一指棋盘道：“非是贤父子对局来着？”

赵大官人恍然笑道：“是吟烁一人摆着古谱消遣罢了。”

清净上人大笑道：“怪不得老僧近来常有不敌之势，原来官人每日在痛下苦功夫呢。”

赵大官人摇摇头，笑道：“谈棋法，小犬玄龙与上人

或有一拚，我赵某人可差远了，上人见笑了。”

清净上人忙说道：“哪里，哪里。请即着人找小官人前来，老僧正欲报日前两子之恨呢！”

赵大官人一面吩咐来福到后院请爱子玄龙，一面朝清净上人打趣道：“上人有恼兼欲，难是五魔未去，七情未净么？”

上人亦笑道：“逐缘遇合，心如明镜，遇而不留，何碍佛心？”

二人谈了一会，一个眉清目秀，精神饱满，年约十五六的青衣少年微笑着在二人谈笑声中掀帘而入。

少年进得门后，先朝清净上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喊了一声：“禅师好。”然后转身向赵大官人也微微一鞠躬，喊了一声：“爹好。”

赵大官人非常怜惜地朝爱子望了一眼，笑说道：“上人有兴，孩子，你就向上人学两着吧。”

接着赵玄龙陪清净上人弈棋，赵大官人执着一卷诗册居旁观战，直下到黄昏将近，上人方才尽兴，定下再见之期，飘然而去。

清净上人走后不久，赵大官人刚刚回到后院小室，家人来福又跟进来禀报道：“外面又有一位大和尚求见。”

赵大官人随口问道：“哪一个庙里来的？”

来福道：“这位大和尚好像从未来过！”

赵大官人听得来福之言，先是一怔，接着脸色突变，两眼中忽然射出一股从未有过的慑人心神的光芒，厉声喝问道：“是一个带发修行的苦行头陀么？”

来福被主人这种从未有过的，声色俱厉的神色吓了一跳，还以为是自己回错了话，小心翼翼地答道：“主人料得不差，正是。”

来福还待往下说时，赵大官人一挥手道：“出去，说我就来了。”

家人走后，赵大官人低头背手在室内走了一圈，然后停下脚来，朝床上壁上悬着的那柄二尺来长，剑鞘作橙褐色的“盘龙”宝剑瞥了一眼，嘴角含着一抹深沉的冷笑，伸手想去拿，手到半途，倏又缩了回来，哼了一声，径自往门外走去。

大门口，一个蓬发垂耳，满脸横肉的高大头陀正合掌闭目当门而立，待赵大官人跨出门槛后，倏地双目一睁，眼中冷光闪射，逐又倏然闭上，朝赵大官人合掌稽道，沉声狞笑道：“盘龙一役，赵大施主纳福了。贫僧踏遍三山五岳，遍寻官人不着，总算我佛有灵，终于在这世外桃源的五台山下能见到赵施主一面，真是何幸之有哉！”

说着，从僧衣内摸出一个小纸包，向赵大官人一掷，赵大官人抬手接着，也不打开观看，顺手纳入怀中。

这时，那个头陀双目一睁一闭，仿佛自语道：“三天

后，贫僧再来，到时候就请施主慷慨施舍了吧！”说完，口宣佛号，掉头扬长而去。

赵大官人自现身以来，始终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时，爱子赵玄龙也已闻讯而出。等赵玄龙从后院中赶出来，那个披发头陀已经走过庄前的红木小桥，没入柳林后不见人了。

赵玄龙见父亲仍然痴立门口，不言不动，怔怔地仿佛在追忆些什么，便即上前扯住他爹的衣袖急急地问道：“爹，适才何人来访？难道发生了意外么？”

赵大官人如梦初醒，回头见是爱子问话，连忙定神强笑道：“没有什么。一个云游四方的行脚僧闻名前来募化罢了。”

玄龙又道：“已经走了么，爹？”

赵大官人点点头道：“爹已经给了他十两银子打发他走了。”

一宿无话。

第二天，赵大官人将赵玄龙唤进书房，先将近一月来的经书考了一番，又将玄龙拉近身边，托起玄龙双手，详详细细地谈了一会，然后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道：“确是上好根骨，难道真个是天生奇才必有用么？”

玄龙见他爹爹的神态有点反常，小小心灵中，充满了无限的疑虑和不安，仰头恳切地问道：“爹有什么心

思,孩子难道不能分忧么?”

赵大官人突地将玄龙搂进怀中,紧紧抱住,浑身颤抖,嘴唇微微开合,仿佛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出口来。

一会儿之后,又缓缓将玄龙推开,用手指点身旁椅子,要玄龙坐下来。

玄龙坐定后,赵大官人仰起了头,望着天花板,一动不动,似乎在回忆很久以前的一些往事,玄龙无法看到爹的脸色,更无法知道爹爹在想什么,他不敢也不愿去惊扰他爹的思考,只好木然坐着,满腔忧虑。

这样,又是顿饭光景过去了。

赵大官人这才缓缓低下头,双目凝视着玄龙,长叹一声,用一种和藹中而凄凉的声调慢慢的说道:

“龙儿,自你母亲在你三岁时去世,为爹的将你带到太平庄来,转眼已经十二年了,太平庄实在是个好地方,龙儿舍得离开么?”

玄龙摇了摇头。

赵大官人微微点头道:“这也难怪,别说你,做爹的也是一样舍不得离开呢。”

玄龙惊问道:“爹,难道我们要离此地么?”

赵大官人连忙定神笑着岔开道:“做爹的何曾说过此等话来,你也不少了,我且问你,假如叫你现在就离开爹,你能照顾得了自己么?”

玄龙毫不迟疑地答道：“不能！爹，龙儿一辈子也不会离开你！”

赵大官人闻言脸然一暗，隔了很久，这才以一种训戒的语气，不快地说道：“孩子，你的书也念得不少。论年纪，你今年已是一十有五，无论说话行事，都该学点大人样子，处处要有独立性——爹当然不会离开你——爹只是说，即使爹爹不在你身边，你也有自立的能力，你懂么？”

赵玄龙怕又惹起爹爹的不快，连忙点头道：“是的，我要尽量学着自已照顾自己。”

赵大官人这才满意地赞许道：“这就对了。”

说完，挥手朝玄龙说道：“爹要写封信，你先去睡觉吧，明天一早爹会将你唤醒，要你由后山绕近路翻过牛耳坳，替我送给普渡寺清净上人呢！”

又是一宿无话。

第三天天刚亮，玄龙在睡梦中被赵大官人摇醒，玄龙睁开惺松睡眼，见他爹爹脸色苍白，仿佛彻夜未眠似的，不觉大吃一惊，一跃而起：“爹，您病了么？”

赵大官人凄然一笑道：“也许，孩子，不过没有什么大关系，等会叫来福炖点补品吃吃也就好了。倒是这封信要紧，孩子，辛苦你了，马上送去吧，记住从后山走，越快越好。”

玄龙皱眉道：“爹，从后山走不是更远么？”

赵大官人催促道：“山路崎岖，在感觉上好像远一点罢了，其实近多了呢！”

这时，家人来福探头进来。来福刚要张口说话，赵大官人似乎已从这位家人的脸上了解到他所要说的，忙挥着手抢先说道：“知道了，放在桌上吧，我这就来了。”

家人来福见大老爷答非所问，以为官人会错了意，便开口解释：“上次——”

赵大官人早抢着喝道：“知道了，就是上次的那一种，你还不快滚！”

玄龙见他爹已经生气，不敢怠慢，一把从他爹手上拿过那封沉甸甸，封得密密实实的信件，抬步就往外跑。赵大官人从后面追上，沉声吩咐道：“从侧门出去，绕过花园，从后山翻牛耳坳走，快，越快越好，千万记住。”

语气中充满惊惶，玄龙见他爹刚才对一向忠心耿耿的家人来福，无缘无故地发脾气，同时，脸色是那般难看，说话时语气又是那般惊惶，心想：难道爹是真的在两天得了什么重症，被病魔在短短的两天折腾成这付样子？

玄龙是个相当孝顺的孩子，不敢违背他爹的旨意，虽然在走山后院侧门不远处就听得前厅有人发出一种粗犷刺耳的狂笑，颇想返回一睹究竟，但想及他爹适才

催他出走的那份严厉的神色，唯恐引起老人家不快，一咬牙，埋头便向牛耳坳飞奔，他只希望早去早回，心里虽然着急，却无太多的恐怖成份，在他那种毫无世故阅历的年龄里，根本就无法想象到什么叫作江湖恩怨。

经他一阵亡命奔跑，仅两顿饭光景，就赶到普渡寺。

清静上人正在大殿一隅的薄团上翻阅佛经，见玄龙气喘嘘嘘地不等沙弥通报，便一直闯入内殿，甚为吃惊，察神观色，不待玄龙喘定细说，便从玄龙手中一把抓过那封信函，匆匆撕破封口，迫不急待阅览起来。

玄龙一面喘息，一面以期待的目光注视着上人阅信时的神色，只见上人在看开头两行时，先点了两下头，哦了一声，再看下去，脸色逐渐沉重起来，看到末后一页，不待将信函看完，便一把将信函抓成一团，纳入怀中，招手唤来一沙弥，沉声吩咐道：“将这位小施主带入来座禅房，本寺任何僧人在本座回寺以前不得入内。”

又转脸庄严地向玄龙嘱咐道：“小施主耐心稍等，贫僧去去即回，一切待贫僧归来再为详告。”

说完，不等玄龙置答，袍袖轻拂，人已像苍鹰一般直向前殿飞腾而起，眨眼之间，已经人影俱无。

玄龙见状，惊叫道：“上人会仙法么？”

小沙弥只微微一笑，朝玄龙合掌躬身催请道：“请

小施主即依方之命随小僧前去。”

玄龙点点头，跟在沙弥之后，绕过数重殿室，来至一处净室，沙弥将玄龙让进之后，顺手将房门轻轻掩上，门外廊上响起了一种踱步之声，知道沙弥谨遵清净上人之命，尚停留在室外，以防他人冒昧闯进。

这时，玄龙的小小心灵中，烦乱之极，他不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他爹为什么突然变得那般神色不安与平常判若二人？还有，他离家时，前厅那慑人心魄的狂笑是何人所发呢？这声狂笑是否与他爹的变态有关？他爹为什么要写信给清净上人？为什么指定他送？又为什么要避开正门而舍近就远的从后山翻越？上人阅信时的脸色为什么会一变再变，阅信后为什么那般匆匆而去？他平时只知道清净上人是一位得道高僧，想不到上人居然能飞，难道上人竟是野史中所描述的侠隐之流的人物？想到上人出殿时的那种神奇身法，玄龙稍为感到一点安慰。他想，他家中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只要有上人这种身怀绝技的高僧前往，还愁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吗？——他做梦也想像不到他爹本人是一代侠隐，武功本领并不在清净上人之下呢！随后，他又想：清净上人为本寺主持，根本就不会有人无缘无故地擅闯他的禅房，为什么最后还要那般慎重交代沙弥，难道这次事件和他也有关系么？想到这里，心下甚为不安，从门缝中望出去，那个年才十

三四岁的沙弥仍然在走廊上，四面顾盼，神色紧张地背手踱来踱去，玄龙心里又想：这位小师傅倒是个相当诚实的僧人！

因他知道一切均须等待清净上人回来之后才能分晓，再急也无用，一颗心遂也渐渐安定下来，到这时候，玄龙才有心思打量上人禅房内一切布置。

房中除一床一桌一椅一蒲团外，只有一个装满各种线装经书的竹制书架。壁上挂着一幅行楷长轴轴书。

此轴没有下轴，想系上人亲书写，细看字迹，如龙蛇游走，潇洒挺拔之至，不禁暗暗钦佩上人不但精通武功和禅理，即便文才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呢。

玄龙在未得上人许可之前，不敢擅自去翻阅上人架上经卷，就这样负手在室内浏览，已是耗去不少时光。玄龙偶而回首望及窗外，发觉日已晌午，正忧虑上人何以尚未返回之际。忽觉房门微一响动，室内已多了一人。

玄龙由于事出突然，大吃一惊，定睛望去，原来是上人回来了。上人正立在禅床之前，脸上一无表情地静静凝视玄龙。

玄龙见到上人，不禁狂喜，如孺婴之见慈母，便扑倒在上人怀里，双手紧紧揪住上人道袍，仰头急急地问道：“我爹呢，上人？这是怎么回事呀，上人？我现在可

以回去了么，上人？……上人，您能告诉我，我爹为什么会变成那般神魂不定呢？上人，您去我家时看到些什么？我爹说了些什么？……我爹提到我么？他老人家吩咐了些什么来着？上人，您怎么老是不开口呀，上人？”

玄龙一气问完最后一句，声音已然激动得有点颤抖，几乎哭将出来。

清静上人在玄龙连续发问当中，两眼一直平视窗外，仿如未闻，直至玄龙问完了话，连连将僧袍摇扯，这才深深地一声叹息，先将玄龙推到竹椅上坐好，自己也将那支蒲团在禅床上摆正，盘膝坐定，闭目定了一会儿神，然后双目微睁，眼中精光倏然一现，旋即隐去，又隔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朝玄龙发问道：“孩子，你知道你爹是何许人么？”

玄龙微一皱眉，旋即茫然的摇了摇头。

清静上人又叹了一口气道：“说来惭愧之至，老僧自许眼力超人一等，十数年来，居然未能识透令尊大人竟是当年威震川湘的盘龙大侠赵吟秋。”

玄龙不由得失声啊了一声。

清静上人继续说道：“盘龙大侠当年行侠川湘一带，老僧久已耳闻，而且心中仰羨之至，只是无缘相识，当时也只遗憾罢了。之后，突闻盘龙大侠在痛击武林败类，佛门叛逆，黑白两道闻名丧胆的龙虎僧后，不知

为何事竟然埋名隐姓，不知所终，现在推算出来，那一年正是令尊迁居太平庄与老僧相遇的一年。老僧结识令尊之初，虽然不知令尊即是武林中人人景仰的盘龙大侠，但目睹令尊大人步履沉健，双目有神，光华内敛，虽然外表极其斯文儒雅，仍不免疑心令尊是武林健者。因此，曾几次以言语相探，但均未获得丝毫端倪。后见小施主日渐成长，虽然文才横溢，却无些许武功根底，便相信了令尊只是一个摄生有道的文士，并非武林中人。因为，老僧深信，令尊如是武术行家，绝无任其绝学埋没之理，小施主是令尊独生爱子，人生八九岁，正是武功扎底的黄金时代，错此机缘，将来学武功时，成就便大有差别，令尊如为会武之人，决不会轻易放弃小施主此一期间之调教，直到看完刚才令尊来函方知令堂在世时曾有遗言，谓江湖之中，恩怨牵缠，是是非非永无了断之日，小施主独脉单传，如欲得享天年，令赵家香火不断，应以不让小施主传习武技为佳。令尊大人和令堂情爱弥笃，中年分手哀伤之余，便奉令堂遗言为不渝之律。且其本身亦已厌倦江湖险恶生涯，便选定太平庄这个幽静村落定居下来。

“龙虎僧悟戒出身少林正宗，武功已得少林真传，唯因天性顽劣，屡犯佛门清规，被主持方丈百越禅师逐出庙门。百越禅师武功高不可测，禅师在世之日，龙虎僧尚是有所顾忌不敢过分胡为。三年之后，百越禅师

功德圆满，含笑坐化，龙虎僧认定为天下已无制他之人，便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起来。那一年，也是合该有事，某一天夜半，龙虎僧在川东乡间逼奸一个民妇时，为令尊盘龙大侠无意撞见。龙虎僧因不甘令尊严词训责，一言不合，二人便拚命相扑起来。据令尊函中谈及，当时双方之武功，实在相差无几，若要细予追究，龙虎僧的成就还在令尊之上。可是，阴差阳错，龙虎僧在出房之际竟未将腰带系牢，战至半途，腰带脱落，脚下一个不慎，为令尊大人抢得先机，以迅雷不及的快捷手法，点中淫僧的玄机要穴。假如令尊当时毫不迟疑地手起剑落，一个将淫僧了结，也就太平无事了。可是，令尊心地仁慈，念该僧一身武功修炼不易，在龙虎僧满口应允从此悔改的谎言之下，仅以盘龙利刃将该僧两耳削去，以示薄惩。

“这就是后来龙虎僧因为见不得人，只好留起披肩长发，改号虎头陀的由来，龙虎头陀自遭此重创后，便隐入印岷山中一方面等待发长，一方面埋头苦练他那成名绝技‘龙虎掌’以及‘铁布衫’的气功。两年之后，龙虎头陀二次出现意欲寻找令尊雪当年割耳之仇，令尊盘龙大侠因令堂已去世，感到心灰意懒，而隐居到太平庄来。

“十数年来，龙虎头陀一直未忘旧恨，到处寻访令尊下落，直到三日前，他不知打那儿探得线索，竟然一

直找上门来。

“此魔也算耐心，居然将当年被令尊削落之双耳保存至今。三日前，此魔便将该双耳以纸包妥，并附一柬当面递给令尊。柬中略谓：落耳之耻，无日忘之。十二载时光非短，理应加倍索还，尊耳与尊公子之耳，正好是四支两双。为示宽容，限三日内送上，三日不送，二度登门时，鸡犬不留，一体超度。

“令尊接信后，苦思无策，久知老僧粗涉武学，惧此魔下手毒辣，小施主在身侧多有不便，故修书详叙前情，着小施主投依贫僧，他本人在一无牵挂的情形下，能善说便善罢，否则，也不惜一拚。”

清净上人说到此处，略为一顿。

玄龙在一旁早听得面无人色，浑身颤抖，哇地一声痛哭起来。

清净上人沉声喝道：“小施主休得如此，事情尚未到不可收拾地步哩。”

上人语音虽然低沉，入耳却如雷鸣，玄龙心神为之一震，泪眼迷糊中见上人脸上并无哀痛凄凉之色，以上人和他爹十年来性命之交，以及他爹命他投奔上人决定，深信上人之言定有深见，便止住悲声颤抖地问道：“以后呢，上人？”

清净上人继续沉重说道：“事有定数，悲苦何用？施主年纪也不算小了，即使令尊有个三长两短，身为人